

温山文  
文

中

和  
1568  
2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第  
號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門和6  
2568  
卷2



溫山文卷中

明太祖論

島原 川北重熹儀卿 著

凡謂學者。豈其膠古之謂乎。參酌前言。鑑觀往行。視時制宜之謂也。事有宜古而不宜今。雖三代制作。不能無因革。因革皆得時宜。善繼前人之意。而不泥前人之迹。補其所未為。而不肯承其弊。此之謂善學也。湯武善學堯舜。故征伐而治天下。是以不襲展禽之



跡者能為展禽。不做西施之顰者為善學西施。彼銖銖求同。寸寸欲均。我知蹈其覆轍而不自覺矣。明太祖以布衣起事。不數年而定天下。終始皆以漢高自期。當時李善長孔克仁之徒亦許以漢高。後世無異論。余則曰。明祖非善學漢高。徒倣其顰者矣。何以言之。以其殺功臣也。夫漢高寬仁愛人。其殺功臣皆出於不得已。如明祖則猜忌殘忍。其殺功臣專為身後之計。漢高雖殺功臣亦能託其孤於功臣而不疑焉。明祖殺功臣謂為子孫祛害。漢高殺功臣猶風雨晦

暝。有時而霽。未足累其德。明祖殺功臣猶夜國之未。曾見日。方寸涇渭迥異矣。故曰。明祖非善學漢高。徒倣其顰者矣。或曰。明初之政。依仿於漢。吾子以殺功臣一事。槩棄其餘。豈確論乎。曰。功虧一簣。不得為山。垂成自畫。豈得謂之學哉。明祖非不學漢高。而學不知其方。故其功烈亦非可與漢高比而論也。而善長克仁之徒云云。不諛則愚矣。嗚乎。學之係天下也大矣。以不善學為學。恐至并廢真學。人君曰。何必學古。宰卿曰。何以學古。為士庶則曰。學古何益。如此而天



下不為螭魅者幾希矣。其咎何在。由不善學而已。曰然則何如。謂之善學。漢高曰善學。漢高者莫如光武。漢高蘊醢韓彭而光武保全功臣。漢高好罵詈人而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漢高不貴儒術而光武臨天下首建學校。且其恢廓大度同符。乃祖此之謂善學。甚哉學之難也。今日佔畢之徒開口則曰我能學古。未知將為明祖耶。抑能為光武耶。此余之所以不輕許人以善學也。

侗庵先生曰。竒思卓識出人慮表。末段引光武尤

為的證。讀之爽快。奚啻昆吾之劍。切玉如泥。

長野豐山曰。以迹異而心同。形出善學。理透文活。

後人學程朱者。能不襲其跡者。有幾人。

護良王論

善游者死於水。善戰者死於兵。慷慨竒傑之士。往往墜功業於垂成。身名滅者。勇非不足也。明非不灼也。特恃其所長。而拙於持重耳。為天下之大事者。不必躬自為之。能韜其所恃。而不使外人偵知。能備其所忽。以防不測之患。默運其謀。以應萬變。然後籠絡



英雄咸為己用。故能坐收功名。爾護良王提烏合之軍。濟元弘帝於屯難。不匝歲而能成其功。可謂希世之英才矣。惜智不勝其勇。才不勝其明。察乎近小。而昧於遠畧。以不令其終焉。初帝之蒙塵也。王能挺身於桑門。提三尺雄視東西。既而義兵不振。削迹四方。千回百折。強剛不屈。豈不勇乎。及帝復祚。知足利氏必反。勅奏請除害。豈不明乎。然而反陷其術中。而不自知。何耶。昔陳平之安劉氏。晦心跡於當時。郭子儀之保唐室。同制行於時俗。是其所為。雖如詭

乎正。而深智大畧。亦存其中矣。使王計出於匪躬。莫如<sub>下</sub>上表還山。陰養智勇。舉海內勤王之師。運諸掌上。又陰陳誠於帝。說帝以祛故習。撫新附。體大臣抑內權。至其帝心不悛。神器脆脆。而禍機再動。而後探甲再起。亦未晚也。此之不圖。與武夫悍卒爭一旦之功。終殞其身。何其無謀也。及尊氏新田公生釁隙。帝眷顧新田公。而疎尊氏。不<sub>也</sub>以尊氏嘗使其弟直義殺王之故耶。然則帝仇視尊氏。而啓南北對峙之端。亦有王以致之夫。元弘帝有為之主也。而



藤藤房源顯家楠正成輩為之補弼爪牙當此之時州郡方苦北條氏毒蝕驍銳之衆爭而赴義王兼臣子之道負天下之望可謂千歲一時也惜矣敗於勇與明而所恃非其道語曰好謀而成者也難哉

侗庵先生曰豪宕俊爽滔滔不窮頗得坡翁風趣野田笛浦曰冒頭警束極有東萊口角

大槻磐溪曰末段以聖語結之最覺警拔

論明智光秀

兵詭道也不可用奇用奇之中不害名教此之為

上苟邀功走利蹈逆節不疑者雖百戰百勝君子所不取也織田石府以不世出之材駕馭英雄目中無人傲然出遊于京畿而為賊光秀所制世論石府曰驕暴速禍夫驕暴固速禍之道也獨石府之禍不在茲而在知光秀能用奇而不知其用奇中有禍心夙萌矣史稱秦秀治據于丹波與石府有隙石府使光秀攻之獲秀治族宗長宗貞光秀遣人招秀治以其母質之秀治來見光秀擒之丹人聞而磔其母光秀遂擊秦氏黨悉平之石府賞光秀封以丹波國古人



不云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天下惡有忍其父母而  
不忍其君者乎。為右府者。宜明其罰而後可也。抑世  
教之不明。光秀不自察。餌母邀功之為逆。而右府亦  
不察。光秀之視已。猶視其母也。悲夫。右府之微用其  
竒。慶駿師於桶峽。豈圖光秀亦用此術。襲右府於京  
畿。石府平常罵詈光秀。擊其顛為鼓節。而任以大事。  
責其成功。亦甚竒矣。要之。自好用竒。又好用用竒之  
將。終陷於竒禍。故曰。右府之禍。不特驕暴自速也。抑  
光秀之反。不在襲京畿之日。而在攻丹之日。坤之初

六曰。履霜。堅冰至。聖神垂戒。遠哉。

野田笛浦曰。換腐為新。却見良工苦心。

大槻磐溪曰。余嘗詠織田公云。京刹狂炎殞此身。  
半生鴻業委灰塵。九泉應悔貪竒利。誤賞當年餌  
母人。當與此篇參看。

象刑解

聖人之治。網紀制度。出於自然。一無為高驚人之事。  
生民之初。蠢爾無知。饑而食。寒而衣。喜則樂。怒則鬪。  
聖人觀其如此也。則齊之以禮樂。至夫強賦猖獗之



民從橫於其間。驅噍類以陷於姦宄。賢然不畏者。則無道處之。於是乎設刑罰以威之。舜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五服。又曰。象以典刑。何謂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何謂象以典刑。象示之以典刑。使民懼且恥也。後世好事之徒。有言曰。唐虞之世。畫象而民不犯。犯墨者蒙中。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劓者以黑蒙其顛。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此說至漢大行。武帝之英邁。董仲舒之淵博。猶且信之不疑。何其誓古之踈乎。今徵諸書。如

共工驩兜鯀者。皆朝廷之元臣也。或靜言庸違。或方命圮族。舜竄之四裔。不與同中國。在位已如此。況於草野小人乎。以舜大聖為子為兄。猶有殺子之頑父。脅兄之戾弟。天下之衆。豈必無亂臣賊子。不可不誅者乎。舜又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是浮囂邪說。以惑衆者。未無之也。亦可以見當時之俗矣。然則堯舜治天下。豈捨刑罰邪。夫聖人設教立法。施諸當時。合其宜。傳諸後昆。不可易也。豈如漢高約法三章。撓一時弊。其後數十百條。不能罔羅犯罪。文帝除



肉刑而死者倍舊者邪。象刑之法。假令唐虞之世。一朝用之。天下和平。而不可使後世則之。則亦不可謂聖人制作也。孟子論稅法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余於刑罰亦云。夫春澤生物。秋氣殺物。使天無肅殺之氣。不能就四時。使人君無刑罰之威。何以御世也。唐虞之世。畫象而民不犯者。漢儒之妄也。其心欲褒稱聖人。不知反損聖人之德矣。或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賢君也。尚能致刑錯。必如子之言。唐虞不如周漢。

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堯允恭克讓。有於變時雍之應。舜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至誠感物。不啻刑錯也。然則聖人用刑。如之何。曰。舜曰。刑期于無刑。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亦其如是而已矣。

侗庵先生曰。通儒之見。行文亦不落莫。

大槻磐溪曰。辨駁之論。易流乎苛刻。此篇以和平之心。行紆餘曲折之文。至末段論益平。說愈正。極得六一之神。

老子猶龍說



黯然而潛。倏然而躍。騃然而冲。虛變化不測。此之謂龍。可謂神且靈也。然其肉不可食。其皮不可衣。則不如羊豕狐狸魚鼈。可以食。可以衣也。凡天下之物。有此形象。必有此功用。苟無此功用。謂之不神不靈。亦可。史稱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既而目之以龍。學者惑焉。以余觀老子。其言玄微。欲體其教。猶逐影搏風。是夫子之所以謂吾不能知也。曰。然則老子優歟。曰。老子龍也。夫子人也。天下百年。可以無龍。一日。不可以無人。也。推夫子之意。蓋謂龍之不可網。不可綸。

不可矰。不如羊豕狐狸魚鼈之可供用也。

賴山陽曰。古勁清拔。

篠崎小竹曰。老子猶龍。夫子猶人。僕亦曾有此說。龜井昭陽曰。論破。了。了。余則以為猶龍品藻亦猶龍耳。其妙在不了了。

大槻磐溪曰。五千言以猶龍二字為注脚。無不可解者。夫龍之為物。既不可見。而謂之猶。其為虛無可知。夫子品藻亦當如是觀耳。

奇童說



奇者正之反也。凡稱奇者，可以微，一旦之功，不可以為長久之業。奇獸不如六畜，奇器不如用器，奇謀奇計，宜時一出，未可施諸治世。奇之不及正，皆此類也。其最難辨，淑慝者，所謂奇童也。古以夙慧聞者，亦多矣。有偏於奇，有奇而不失正，偏於奇者，往往奇於前而不能奇於後，奇而不失正者，始終如一。后稷之好種樹，仲尼之陳俎豆，可謂大奇也，而不失為聖者。後世蔡伯希四歲誦書，到鏡，蘇頌五歲為詩，劉孝綽駱賓王七歲屬文，蒼舒九歲計大象之斤數，王戎七歲

知道邊李樹之苦，亦復奇矣。然其老成不稱，間亦有焉。余謂待奇童之道，如秦符堅於崔英，為得焉。蓋有所期而不欲止于此矣。若郭忠恕七歲，太宗為國子監主簿，呂嗣興四歲，孝宗授之從政郎，不啻驕童子之心。又使其父兄怠教諭也。君人者，不可不察。余不欲童之奇，又不欲不奇。作奇童說。

侗菴先生曰：洞人情，悉物理，方是有用文字。

古賀穀堂曰：不欲童之奇，而不能使文不奇，奇之不可已如是乎。



大槻磐溪曰。近日何奇童之多也。而往往不能奇於後。舉此說以厲之。庶乎至成其大奇歟。

日出松樹圖讚并序

富永長炳之東也。其母山田氏。夢旭日輝于松。光彩四發。覺而語人曰。吾兒自此升矣。先是沮長炳之遊者。皆感母氏之言。長炳乃得遂志。來投予塾。風晨雨夕。與予同几案。讀書明敏。非予所及也。予家貧困。長炳周旋其際。米鹽瑣事。亦能辨焉。善事予母。猶其母使予無他顧。專力斯文者。實長炳之庇也。文政六年

癸未之春。予陪公駕之本藩。長炳亦從焉。山田氏曰。汝未副吾夢。何為碌碌於此。七年甲申。再與予東。研究益勤。會留主負。湊親。僉不祿。懇求長炳為嗣。長炳素不欲冒他姓。特為慰母心。故強而嗣。賜月俸十三口。十年丁亥。自中小姓。超為留守副。負蓋殊例也。十一年戊子。賜祿七十苞。職祿三十苞。天保紀元庚寅。增賜職祿三十苞。母氏之夢。於是有驗。今茲辛卯五月十五日。為山田氏六十初度。長炳乃作此圖。代壽觴。而屬讚於予。予之不幸。既失所恃。今見此舉。不



無風樹之歎。然而向者長炳事子母。猶事其母。則子雖不敏。豈不喜成長炳之孝耶。讚曰。日之方升。離彼高松。大昕炳耀。卜爾登庸。後彫蓊鬱。期爾靖恭。上天眷顧。感其聖善。登庸有譽。既已顯矣。靖恭令終。將來勉焉。

大槻磐溪曰。讚辭竒格。而不失古調。規諷之意。露然辭表。

題群盲評古器圖

群盲擁鼎而立。有握鉉為弓者。有撫腹為鐘者。有抱

足為柱者。有執耳為盤者。均之不見全鼎。而誼諱不已。有一老盲。徧摩深察。傲然喻群盲曰。某所握者鉉也。某所撫者腹也。某足也。某耳也。此之謂鼎云。衆咸服焉。一盲曰。已得聞其名。請問其用如何。老盲不能答。由識者觀之。則執一端者誠陋矣。乃舉全體而諳其名。不知其所以用。則亦不為得焉。嗚呼。聖人不再興。吾人之為經也。不為群盲者幾希矣。經術之難矣。邈古器之比哉。

賴山陽曰。鍊句古雅。篇法犁然。其中筋節處。先獲



我心

筱崎小竹曰。文簡理長。如讀日喻。

雪灘奇賞跋

得水而雪有光。得雪而水有明。詩之與畫。相妍亦復然。無影之月。不香之花。蘊漾於混混。長江中與有聲之畫。無聲之詩。無限光輝。無限情味。

大槻磐溪曰。僅僅五十餘字。而雪灘之奇。恍然心目。是之謂有韻之文。

嶋崎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知盈。字若虛。一字元次。嶋原人。其先嘗仕有馬侯。侯之移封。隱居不從。寬文中。島原為吾邑。曾祖諱勝易。出仕。祖諱勝珉。考諱盈祥。皆繼在仕籍。妣永尾氏。生四子。先生其長也。自幼工書。調任書記。移在江戶。邸累遷侍史。居十八年。以父老歸養。後解職。無何復任掌書記。前後通三十年。恪勤奉職。賚賜不可數。嘗命校公室系譜。遂建白敘諸士家系。等其品流。以便選舉。並稱詳審。為人嚴毅。少所屈撓。誠厲子弟。毫不假借。門人數百人。多成立者。初受



業於小篠氏。其在江戶。師吾華沼先生。生明和五年。戊子四月九日。沒。天保三年壬辰七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五。葬嶋原城南快光院先塋之側。先生在江戶。郎。娶田邊藩橫川氏。生四男一女。長元吉。次女皆夭。次知命。字士勲。嗣。次信義。出冒尾崎氏。季陽之助。亦夭。後娶澤氏。生二子。知德。成美。既葬。門人願捐貲表其墓。謀之士勲。士勲狀其行。郵寄之。余文。余與先生有舊。亦善士勲。故不敢辭。銘曰。

豈翅善書。復以學優。經紀有法。史職是修。絲絲世次。

本枝表揭濟濟士流。門地序列。嗟爾遺業。永久鑑衡。弟子弗諉。標斯幽坑。

亡友能見子矯墓碣

淺草之原。龍寶古刹。零露濃濃。暗虫咽咽。兀然立其中者。繫亡友子矯之碣也。子矯受學予先府君。才思明敏。器宇異人。予與子矯及佐復卿同案。聯業酒食。遊戲亦復相俱。復卿最長。子矯少。余三歲。嘗相詭謂。吾儕三人。後死者。須誌前死者。余曰。吁。子則將煩子矯。而子矯溘焉逝矣。復卿狀其行。使予銘。予慵懶。稽



緩歷歲子矯謂之何子矯諱勝強能見為氏世仕島  
原生寬政丁巳沒文政己卯八月廿五日配笹田氏  
生友藏所著有松濤園稿銘曰  
幽之與明一朝離隔浩浩之天千古同席

中西道積先生墓碣代

司天臺屬吏中西先生以天保八年丁酉五月廿七  
日沒享壽六十五葬光雲山瑞德寺門人私謚曰道  
積浮屠追號曰專心院其子邦孚狀行實世系里居  
出處請銘前烏山城王大夫保忠成忠成知先生又

使子弟受業先生義不可辭乃為之文刻其墓曰先  
生諱敷那字子直一字金吾中西氏號雲岳其先出  
於攝九世祖鶴之丞從釋顯如防織田氏戰有功祖  
忠作移居城州鞍馬生清道清道徙江戶生先生母  
志水氏幼穎異誦詩好禮西抵浪華學於中井竹山  
既而欲從細井平洲於江戶至則平洲已沒師其門  
人菅原某又從天官吉田某學天文長推步術為家  
貧親老就祿仕以文化元年隸司天臺文政十年賞  
勞加秩天保八年病辭職賜白金若干終不起先生



所學極該博。書數、歌詩、及劍、拳、槍、馬之術，無不精妙。每晨用木劍擊樹，或單演拳法，蓋效陶侃運甓之意也。為人篤實，以力行為先，事親純孝。居父喪，哀毀過禮。母氏信佛，講淨土經，以慰其心。管原某沒，無子，為營喪事。天保癸巳以來，海內荐饑，多所賑恤。嘗見老翁買火石不售，負擔夜歸，悉購取之，其至誠惻怛，概此類也。所著記事、辨論、歌詩、算法之書，藏之家。配志水氏子男四人：邦孚、字子彥、嗣義智、字敬立、出嗣地足氏。惟和、字主善，在家。季天女一人，亦夭。比沒，母氏

猶在。銘曰：

仁孝成德，霽若春和。溘焉先母，噫謂之何。有子繼志，猶之生日。玄宅千秋，奚憾奚悒。

島原隱士鎮齋森田君墓碣

島原隱士森田恭輔來訪予官舍曰：父沒二十二年，未銘其墓。乞先生作之文，遂說其家所傳藥方。予試服之，胸腹為清。按譜，森田氏本姓多多良，出自大內氏。義隆之亾，有庶孽師法者，家人內藤右馬助攜而投島原，經數十世，或仕或處，至鎮齋專業醫。初大內



氏之盛。司明國通交。勘合印。明人傳奇藥方。師法避  
 亂。懷其書。其方大目八十八。小目十七條。於是大行  
 于世。生活甚多。鎮齋諱朝榮。字仲治。為人穎敏。能得  
 衆心。弟子百數十人。文政十年乙亥十二月十五日  
 病卒。享年六十二。葬城下光傳寺。配高橋氏。生三男  
 六女。長玄育嗣。次恭輔。季雄三。皆名鄉曲。銘曰。西土  
 君子。間投于我。多多良族。既富且哿。山口之居。依然  
 帝京。雖不幾久。幸有孤生。後昆不徒。救此瘡札。其術  
 維何。八十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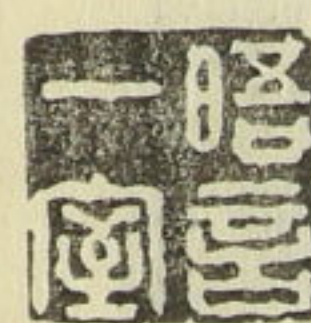
溫山文卷中



題溫山文後

汪山涵若玉潤粟  
自殊倫沙石磨成  
後光輝照紫濱

烏山勝中



扈駕餘賞序

曩予為處士時。好山水。薄遊關左八州。自以為天下  
至樂。便欲探關西之勝。而衆難。嗷嗷仰食。竟不能脫  
然。決去。今則為一官所羈。近都勝。槩且不得遊。徒發  
于夢寐耳。川北儀卿。乃能陪。侯駕赴崑原。沿途山  
水名勝。縱覽肆矚。發抒襟靈。輒即呼副墨。記之。以為  
一卷。展覽之際。雲巒烟海。冷廟古刹。廢趾殘壘。可愕  
可喜。可歌可泣者。悉現出于紙上。如躬踐其境。而目  
擊焉。蓋。侯待儀卿。以儒雅。許其暫離。鹵簿。而遊眺



不拘以常格。故得探數十州之名勝。賈過於予為處士時。非至幸也耶。儀卿才敏筆捷。雖驛站倥偬之際。猶能記述如此。匪直不負勝景。亦不負恩遇。此之謂明良相遇。嗚呼。豈獨區區茲卷乎哉。

弘化三年中秋前三夕 良齋安積信

原序

靈山秀水。名區舊躅。交錯于通道大路者。往來行客。皆觀而賞之。至若騷人韻士。則不徒觀而賞之。又記而傳之。使人翹然跂而欣慕焉。於是乎靈山秀水。名區舊躅之神。爭呈奇狀。以求品題。而騷人韻士。亦各伸雅懷。以贊勝槩。是相頌之殷。而不可偏廢者也。我友川北儀卿。少長東都。博覽多識。兼善辭藻。常與文人雅客。相周旋。翰墨贈答。交道甚廣。又嘗扈公駕。屢到本藩。其所跋涉。三千餘里。其間靈山秀水。名區



舊躅公事之暇且搜且記又從而歌詠之則其神亦必歡然解頤而相邀銜耀奇勝以求麗藻也豈不壯遊哉且公之巡察崎陽也亦復載筆而陪駕直入清館邂逅異域之士筆語應酬詩篇唱和互述傾蓋之懽以吐風流之懷豈不奇遇哉今春巖永氏攜此篇來示余且請題一言余受而閱之則經途之狀濟勝之態遺蹤之感吊古之情其他烟霞之可愛波濤之可驚奇木怪石之可翫弄間人隱士之可交接凡千奇萬勝宛然在目矣卒業之間使人不覺擊節嘆

賞烏嗚乎儀卿翩翩文人也哉若夫儀卿職居機要近侍惟幄補闕拾遺獻替可否其功偉矣又聞有大著述秘而未出蓋欲鍛鍊脩飾以完其功使聲名千載不朽也余老矣將不及見其成業之大實可憾矣如此篇者特其緒餘之作耳余辱其交誼則不可默止終從其請為之序云天保壬寅春三月佐藤貞淑撰



溫山先生從駕封邑凡三文政已卯先生齡二十  
六有長崎筆談癸未三十有扈駕餘賞二卷己丑  
三十六有東歸日記今茲天保辛丑余辱陪駕之  
命先生舉稿本數部附余受而讀之自通邑國都  
以至山水之秀麗古今之事蹟畧記其概使後生  
未出戶庭預諳前途余之喜然後可知也於是校  
合淨寫齋以為東主併乞本邑諸大家之題言云  
巖永嘉績識

扈駕餘賞上

島原 川北重憲儀卿 著

癸未之春溫山散史扈駕於封邑距江戶三百  
里。歷州二十有餘。名山大川。怪竒絕特。固不為  
不多。而狀山形水發。天地之秘。非單行了立微  
服漫遊。則不能焉。如予此行。取路則官道。投宿  
必公次。眼前美景。猶尚忽畧。况荒陬遐邑。人蹤  
所希。及乎。或偷閒一覽。止凡俗艷賞之境。外此  
則應接周旋。無非公事餘賞之所以名也。



三月四日。駕發都。予輜從儀衛。所攜塾生富永長炳。拏槍賤丁若干人。抵品川。春海黯澹。駕憩驛長家。畢。事先抵鮫洲。舍弟永言猶追來。餞海亭。成醉訣。去過觀鶴橋。酒醒渴。路傍茶店。有呻吟之聲。就而審。乃故人海津子逸。先是子逸招飲其海亭。會一時名流。壯予此行。昨輯其諸什來。贖碍事。不見不圖。于此得盡殷勤。晚宿程谷。

五日黎明。僚友川田厚壽請俱遊繪島。予以今夕當直。依違。厚壽慫慂不已。乃決意抵藤澤。鳥居表泉

立示繪島路。使長炳督輜槍。從官道。予與厚壽芒鞋藜杖。旋旋而行。唯一僕從。頗覺幽趣。涉無音河。村落寥寥。行三里許。入林丘。丘盡則見海石。顧鹵砂廣漠。謂七里濱。洪濤澎湃。觸石激立。嚙沙席卷。南宮觀屹立。此為繪島。一名金龜山。蓋潮滿則路絕。如出沒於潮汐。故有此名。時潮落。山浮褰裳以涉。雇鄉導。咕咕說故事。淺陋無足記。天女祠前古碑。僧寧一山所建。古色可喜。而缺壞泐盡。不能讀一字。題額左右刻龍紋。隱然現存。近時某侯作垣。



繞之傍建一碑使葛因是作文鮮明可讀嗚乎亦  
 幾許海氣所剝石亦脆涉千古無消長者其唯山  
 歟并余長嘆託諸造物東北顧鎌倉諸山三朝霸  
 業九世威福蕩為春烟杳渺遂入巖窟高廣數丈  
 深三百武岐為兩坑而同其寔下山飲海樓萬頃  
 汪然三浦三崎峯巒如畫呈媚於盃酒間晡時出  
 官道經南鄉航馬入河河舊名相摸川源石將馬  
 風入焉因更名歷平塚驛晚宿大磯公次

六日在鹵簿中不許散步縱觀少休梅澤而小田原

湯本波多函關天險奇景可觀可記絆籠之身不  
 能喫一齋流涎而過晚直公館館在絕巔曰臨湖  
 亭昔年次于此見清人江大楣之記大楣號芸閣  
 余嘗游長崎為傾蓋之交今欲再讀其記亭近罹  
 災記亦從之

七日別色少先下巔至三谷舍轎而徒欲審崢嶸  
 蒼之勢鹵簿迫後急呼轎而乘走入三谷茶肆駕

至復先凡書小先者先抵憩之地候伺公駕駕  
 至復先書大先者先發直抵寓宿之地書  
 在鹵簿中者轎在行伍中不得漫行意思役役不  
 經三事得一日之間而隔夜直宿意



能措意於山水。經三島。沿津。晚抵立圓寺。寺在柏原。入書院。候駕。富士嶽婉然為庭上物。嗚呼。天地間絕倫之姿。義楚六帖。文獻通考。萬曆製輿地圖。皆詳載稱之。遠望猶可。何況親就其麓。恨不得躋攀一嚙。千古之雪。彷徨乎庭上。得小碑。題云望嶽碑。尾人某所建。背有數字。略曰。嘗好畫。岳之觀。無全於此。標以貽同好。夜直葭原公館。是日途中。公賜詩。至此賦一絕奉謝。賜酒。

八日下寅。發葭原。行二里許。轎中假寐。忽水聲灑滴。

人丁誼。譚驚寤。闖牕。則富士河也。河源自八嶽。險而駛。後顧嶽蓮。春天始曙。海暎倒射。比諸昨日之觀。又加一艷。抵倉澤。同僚飲海亭。引余同之。地名石決明。擊以下酒。眼界清朗。溟波渺茫。三傾太白。遂躋薩陲山。山安地藏佛。因而名焉。古昔道山下。明曆中。韓使來聘。鑿半腹之路。天和中。使再來。又拓今道。下山。造清見寺。門聯筆法道美。踞廡下。回看寺後。假山亦可觀。出寺。則古關遺趾。承平中。將軍藤原忠文。征反虜。到此聞賊。誦詩而還。其他



歌什亦多。宿府中。召按摩導引。說竒三條。孟浪不信。

九日黎明發府中。右望府城。今川氏保之九世。至氏真。亡城屬甲。甲滅。神祖居之。慶長十二年。營菟裘于此。薨。賜諸公某。寬永九年。始為番城人。屋稠密。民用牛車。如京師江戶。一里餘。抵九子驛。鎌府之時。手越平太。食菜於此。平太。叔驛。事見東鑑。經內屋山。或作宇都谷。在中郎賦和歌地。有小徑。謂女蘿徑。源光行紀行云。古設題名標。使行旅題和。

歌不知其所據。四里。抵大堰河。馮夫六人。捧轎而涉。昔年桃花之後。一絕。此河。客水暴漲。令人病悸。霖霖紛紛。入金谷酒肆。酒甚苦酸。驛名特佳。經菊川。納言藤原宗行。題辭絕命之地。太平記作光親。非也。承久記。東鑑。皆作宗行。躋小夜山。有石當路。謂夜啼石。俗記存于口碑。牽合附會。不足辨。兩益甚。油幕纏轎。醉餘成眠。

十日。在鹵簿中。行一里。驛曰懸河。產葛。刈獲為布。絺綌之利。周天下。二里。袋井。一里。見附。一言阪。在其



間甲人侵參遠本多忠勝單騎斷後即此地航天  
龍河源出諏訪湖經濱松驛行松盈盈風濤謾謾  
與海濤相擊本名牽馬今名濱松取大君足利義  
教紀行之語距官道十町餘有大君設讌地城在  
市右神祖并遠之後據以扼甲人又行三里宿  
舞坂

十一日少先抵海岸。髹船彩幔樓櫓森列。此是吉田  
侯艤而迎也。陪公舟絕荒藺海古時陸路架一橋  
謂之濱名。明應元祿間地數震遂為海灣。故謂之

今切言今時所決壞也是日風波不駭文綸如敷  
午時至荒井有關譏過關為高師山為觀潮坂為  
白湏賀二川驛驛左見小丘嵬石巖巖上安金狄  
此謂巨巖觀音夜宿吉田

十二日公詣深溝拜廟余適得間請詣信光明寺訪  
僧辨信辨信余方外之舊長余廿歲風流溫雅好  
學善詩為三緣山學頭丙寅之歲賜紫衣朱璽守  
信光明寺寺在巖津祀崇岳公崇岳公諱信光冒  
為寺號謹按良祥公諱泰親城巖津良祥公薨崇



岳公嗣宗岳公薨松安公嗣三世皆治巖津松安  
公有九子長曰親長與巖津其三子棹舟公諱長  
親承重巖津為別若後廢為寺即此辨信聞予有  
此行托書驛長懇請一遊禡食發吉田午牌至岡  
崎携長炳雇土人導過轉馬街曰從大路三里許  
從小路一里而遠余貪捷逕涉伊賀河經大樹寺  
棹舟公所創伊田之役為國殤涉青木河行里餘  
造信光明寺廟宇靜清使人竦敬太室安阿彌陀  
佛其右崇岳公影寢其左祈禱處投刺直入小室

話舊移時携登後山小亭坐而縱觀勢尾濃江諸  
山歷歷可呼翠蔓蒙絡清流浩渺畫其中者為矢  
矯河西培塿亘繞松杉幽邃為松平邑沙彌兩三  
輩掇芳為菹咀疊石作溫酒灶酸罕文酬賦二律  
暮色自遠翠嵐透衣更入書院又賦二絕留別辨  
信携沙彌送門曰莊周二逃空谷者聞人足音疑  
然而喜入山而來收鉅野海子逸各一訪今而有  
君喜可知就大路五鼓入次

十三日大風訪八橋遺跡寺曰無量寺住僧小有文



辭嘗與藩士唱酬訪之不遇庭上小池燕子花數  
株本勢語唐衣之章偽造稱遺愛元和中羅山林  
先生搜索其地不得審焉有鐵鑪步之詩向陽先  
生亦作記皆不見花今則宛然完存明後人假託  
大抵地以歌章著者可耳其名不可目其實況陵  
谷之變步隊長紀八先余在寺攜至池鯉鮒驛醉  
而輜不覺入醉鄉與白雲游輜夫荷吾形骸而走  
長炳叫起曰桶狹間也乃登荒丘吊今川氏往往  
建石柱表義元以下戰死之處有碑本州文學秦

鼎作文詳記駿侯忽亡之事經鳴海晡時抵宮驛  
十四日陪公舟絕棗名凡假道侯國邑長里正視候  
迎送是日入尾侯船船粧壯宏樓局為衙鬆欄錦  
屏纏以葵章之幔海路七里春天明媚時以退潮  
舟行甚遲未牌達桑名舟中公賦七言長句余亦  
有詩諸士獻和歌誹諧諸技

十五日小先行二里抵富田松子多蛤僚屬飲小店  
呼余不已早朝不欲飲為好下物所強傾一盞去  
所在迎駕暮抵大岡塘關河湍而浚平行數里余



欲徐行吟詠。僕夫輜丁貪進不息。驛名曰關。案光  
行海道記。古所謂鈴鹿關之地。并瀨田不破。為三  
關。或曰鈴鹿逢坂不破。京師有事。守三關者。散見  
諸史。

十六日。曉攀鈴鹿山。殘月皓朗。白雲霏霏。粘著人衣。  
河水咽石。駛流幾縷。和歌所謂八十湍。謁鈴鹿明  
神。神名帳所不載。不知為何靈。山路羊腸。層巒翠  
疊。亘綿如屏。時有山櫻。繡於綠樹間。絕頂茶店。占  
占引人。猥雜可厭。過大野村。逢池田侯東觀。余槍

頭懸髹帶。不可潛行。道左拜謁。二里而水口。三里  
而石部直公館。

十七日。大先行三里。抵草津。憇驛亭。亭鬻竹鞭。買二  
條。長各五尺許。竹根繁節。余好馳馬。試鞭極多。鐵  
則重不便。柳則不堪久。未如此物輕便。適用。行可  
二里。至琵琶湖。朝鮮信使記我風土曰。湖則淡海。  
山則富士。詢不誣也。經勢多橋。休于小店。左折傍  
湖。得一石碑。記淡海之勝。縉紳某公所建。行登石  
山。巨巖怪石。聳屬齧齧。高者三丈。岿然而聳。窪然



而卧。山上安觀音大士。堂宇壯麗。廡下一靜處。紫  
女撰情史之處。亦是假托。不足論。山隅搆一小亭。  
曰觀月亭。環以垣牆。不容闌入。亭望湖水。光一碧。  
不見涯際。淡海八勝在掌上。還自舊路。欲造三井  
寺。駕在大津。不及往。尋就湖上樓。飲餚畢。到勸修  
寺門前。暑氣不可言。入茶肆。脫衣。吸茗。稍覺排悶。  
晚入伏水公館。官吏諸豪。犒饋迎勞。應酬雜還。不  
堪其煩。夜得家書。

十八日故事。駕到伏水。賜一日暇。己卯歲淹留三日。

尋討東山名區。登北叡山。詣加茂。拜皇居。今春發  
都而來。欲觀嵐山花。昨夕申請。見聽。乃命鄉導者。  
誘長炳。人事僉協。黎明大雨。至食時。益甚。終不果。  
嵐山之靈。寧斥俗吏耶。退就私次。仰天偃卧。無聊  
不可言。夜公召余。蓋大坂富豪。奧村某。遠里某。皆  
有少文辭。各獻其技。使余接伴。奧詠和歌。遠賦詩。  
一唱一酬。畢宴而退。家老羽太君。用人松平君。招  
飲留守。負服部氏之舍。鴻池某來訪。素封之雄也。  
示余近作。且乞余詩。頗有雅致。盃盤狼藉。更闌而



止。是夜簡京都所司代內藤侯家人倚松庵主。

扈駕餘賞卷上

扈駕餘賞卷下

島原 川北重憲儀卿 著

十九日下卯發伏水在鹵簿中自此以西銃手挾火以達封邑此謂切火繩蓋諸藩所希有云公漢河而南淀城以河為湟水車灌城與天工開物所載同制漢水以往路第而隘才能容輜少休山崎豐公破明智光秀之地二里芥川又二里郡山平薩州回鑪之地曰狐河曰櫻井則楠公訣子處數百年下使人悽愴又行二里少休瀨川赤松圓心反



官軍敗績之地一里昆陽又二里絕武庫河點火  
行一里餘戍漏抵西宮印南有馬皆勝地和歌多  
傳

廿日經蘆屋里古煮海為業有古歌戲譯曰蘆屋湍  
兮爰汲爰煮有柘櫛兮莫或違處高詠慰旅况求  
塚見萬葉及大和語延元元年天兵失利新義貞  
立塚邊流失雨集田高家以其馬救王遂戰死育  
田之北有飛瀑曰曳布昔年一覽故不復遊至兵  
庫迎駕闌闌栝比民俗富庶筑島亦曾遊地千後

發兵庫過淡河謁楠公祠水府義公所建壇高可  
五尺龜趺圓頭題曰嗚乎忠臣楠氏之墓碑陰鏤  
投化朱舜水之文用其在崎陽為人所作公像贊  
故非碑文體事見安澹泊集夫大厦之傾非一木  
可支知其不可而不懈者諸葛武侯其人歟吾大  
東特見楠公况三世殉國不墜家聲尚武侯亦一  
等矣敬拜而過羽帚村迎駕蒞事而先至頂磨寺  
如綠葉笛類嘗展觀但未窮一谷城墟拉川田厚  
壽而登有稚子被髮睥目引客說故事雇而前行



喋喋指點。遂登皇居遺蹟。其後山東軍掩襲之處。山不甚險。而平軍不設守備。亦見為謀之踈。抑陵谷之變險於古。夷於今耶。夫平氏之西。旭將軍跋扈於輦下。諸源內相謀。不逞西顧九州四國。歸順亦多。兵威稍振。速西下。以威服之。先固其根本。而後圖回駕。或可期恢復。此之不顧。戀戀鄉里。據蕞爾之險。一敗之後。乃赴九州。則前納款者。今皆為讐。終使冕旒葬魚腹。何其拙耶。下山則見前驅。余與厚壽疾呼走下。稚子駭散。余曰。東軍騎下。我輩

步走。誰買吾餘勇。林掌大。咄山麓諸盛古墳。壘壘相倚。其最著者。為平敦盛墓。官道為湏磨浦。載籍以來。騷人墨客。歌詞極多。淺沙廣斥。傍海而道。松樹楚楚。山曰鐵拐。翠屏亘繞。晚休舞子濱。凭欄回觀。左則蘆屋尼崎。東南至浪華。右則明石。大藏谷。其婉然浮乎海中。一躍可超者。為淡島。時烟霏雲歛。海光霞彩。澄鮮明媚。撫景遲公。駕駕至。賜酒。益覺景佳。夜宿大藏谷。賦攝中覽古四首。

廿一日發大藏谷。驛西有柿本人丸祠。明石浦之勝。



古歌稱其幽寂而今雜還一都會五里至永池村  
拉川田厚壽迂路探勝三里至別府住吉祠祠前  
孤松高三丈東西十八步南北十三步蜿蜒如卧  
龍又一里尾上鐘赤銅造之高三尺二寸厚一寸  
九分徑二尺五寸圍稱之上穿圓孔欵釋笱天女  
諸樂器余之賞鑒要當數百年物遂訪高砂余素  
謂佳境民屋卑濕大失望蓋高砂松紀貫之古今  
集序已係假設安得有其松又二里得磐寶殿方  
而轟上寄生松樹祠典云上古大己彥命二神之

所造其神馮依之而石理皆有斧鑿之痕可發一  
粲祠典又附會萬葉靜窟之章使人念捧腹磐寶  
殿之後有一大石山廻嶮無卉瘦松駢植與厚壽  
僕僮魚貫而升偃倭匍匐窮山之高而止蓋磐寶  
殿鑿此山角以造之鑿斫之勞可謂愚公之流持  
頤瞪目傲然曰山哉今日之游槩眩乎名賴有此  
山曾根亦有松菅公西遷所植云已厭假託之多  
不及往尋宿姪路

廿二日在鹵簿中轎中手道中記且讀且眠踰舟阪



山此播備之界元弘中北条高時遷帝隱岐見島  
高德要之舟阪山謀不成遂抵院莊行宮題詞庭  
樹山陽之道峯巒環周岡嶺四合山澤之委會泓  
然為池窈然為谷行十三里宿三石驛地產蠟石  
輒而密緻黃為最碧次之購三顆

廿三日小先行三里曰伊部村多陶工自又具盃盤  
至甌瓶壘壺之類間有精良可玩者陶家迎駕亦  
先發一池清瑩秀徹盈而不流環以聚峯瓏璫相  
映余嬉下轎緩步池上里餘川曰吉井長堤亘繞

熊山在河北延元之役見島高德設奇之地晡時  
入岡山邪門亦是都邑之最麗者

廿四日雨二里餘抵板倉驛五里河部川少休難波  
氏涉川矢部村路右山上有吉備公墳公久留學  
于唐歸朝之後官陞右大臣傍誘導後進立句讀  
法學者至今以公為祖今日在鹵簿中恨不得一  
拜雨益甚三里天懸又三里宿七日市

廿五日雨不休行五里到今津天初霽漫漫而游頗  
覺暢適道左觀石華表傍有村姬泝澣統問之曰



劍宮誘長炳拾石階數級祠後回顧高須令津諸  
山一雨之餘光景足賞喫烟放意勉入尾道驛公  
館一室堅鐫豐臣氏征韓所次請逆旅主人入其  
室室不甚廣亦無異今制四壁貼金人物花鳥狩  
野永德所畫又設一室俗所謂上段胡孫公所坐  
左右亦塗金畫花鳥筆痕剝落不可詳視後穿一  
牕設方格樟熟視暗想二百餘年英雄氣象靄然  
可掬征韓之舉先儒或刺其無名然朝鮮至今立  
廡下者其力也事不便一時而後世蒙其利秦皇

長城之類歟出而囑下吏索當時文書券引無復  
存者正寢望觀亦佳公至賜燕

廿六日在鹵簿中行海灣二里曰絲崎洲嶼無數遠  
者如黛近者如屏濃淡交錯落布置有白雲抱  
石有蒼松俯海曙輝蒼蒼波平如席篙工漁師隱  
見乎細浪渺瀰蒼翠霏微之間終朝行圖畫中真  
絕景也憇應神宮祝武田氏弁服迎駕一里過三  
原藝國老淺野甲斐治所二里本鄉驛驛西有河  
曰本鄉川淺則馮深則航賜韻賦詩五里松子山



緒然而禿。矮松列植。駕茨絕頂。晚抵西条市。  
廿七日踰背野山。山不甚險。入里正宅。棟宇詭麗。頂  
加川環宅。竒卉美箭。翁勃挾崖。午間少休。海田驛。  
一里憇巖。華背海面山。巨石怪巖。盤卧礪立。苔蘚  
豹斑。適微雨。甍甍。經繾綣原。喬松夾路。入廣島府。  
亦是大都居民繁盛。疆場之吏。郊勞孔肅。猪口嶺。  
瀕海聳立。輻軒輕而陟。雨歇望巖島。昔年與左復  
卿同遊。不復往尋。

廿八日。經四十八盤。昔年航海遊宮島。不過此路。今

日始嘗其難。午時憇玖波驛。廳曰。洪量館。集縉紳  
諸名家詩。若文中。有吾華沼先生記畧云。扈公駕  
宿此驛。公把此卷。命作文。一夕稿成。未牌宿關戶  
驛。驛南曰巖邦。長之附庸。吉川氏治所。有錦帶橋。  
構架竒巧。拉川田厚壽往視。驛北傍水。得錦川水。  
承日光。時為錦紋。因以名河。述異記所載。績水者。  
蓋是之類。步水涯里許。得橋五。橋穹窿。其前後架  
涯二橋。如尋常制。中三橋。膺水心處。飛橋架空。蓋  
河水漲。橋柱易決。機巧之所由設。五橋合百二十



溫山文集卷中  
有五間。試步飛橋。軋軋有聲。載重益堅。時水落沙  
出。至水際。仰瞻橋裏。文結難測。遠而望之。如筭子。  
故又名筭子橋。獲一石。長尺。徑五六寸。水勢所穿。  
自然為泓。可以為硯。傍岸民坊。賣鋪稠密。櫛比就  
浮。鋪而飲。川田生臨水。投竿。須臾獲細鱗。大如食  
指。余曰。已矣。何漫災波。臣余拙釣。生大。晒從舊路  
歸。燈下賦五言八韻。

廿九日。經七盤阪。青松夾路。有一老樹。枝葉青青。幹  
筋枯懸。觸之。駭然為聲。奴僕爭憂。可以驅睡魔。經

呼阪。晚宿花岡。重雲濛濛。為明日風雨之候。

晦。夙發花岡。風雨晦冥。道右為山口。大內氏之墟。距  
此數里。大內氏當時雄據八國。疆盛無比。其系出  
百濟王餘璋。僧道費詩曰。半夜吳王宴。三春越女  
粧。蓋述其所自出。五里少休。富海。沿海灣行。攀受  
野嶺。道路險窄。窟曲羊腸。左則懸崖百仞。海水杳  
渺。島嶼層重。此為三田尻。山勢缺處。直接大洋。風  
雨益甚。二里宮市。直公館。

四月之吉。雨歇。氣候不甚燠。少先駕。大道村訪上田



某以造酒為業。余友山本禎介之舊。故知余。款待居曰不昧。居庭上一松。曰延齡。薩公憇此亭。採矮松於長澤。而植于此。至今亭亭為陰。皆川淇園作記。諸家題詠。疊疊為堆。有琴一張。隱趣可掬。主人乞余詩。既而公駕及門。應酬紛劇。不能置思。將辭去。主人贖摺扇一握。曰八歲女所書。風月二字。草體不俗。約束歸之日。詩以酬之。遂經長澤。水澤滙都。矮松列植。記室吏旋歸。余問曰。馬首何東。曰澤水暴漲。不可前。余為之猶豫。轎夫曰。第往。吾足勝

於馬。亂流拍轎。才能涉。到東末村。待駕。藤花盛開。裊裊可愛。乞一枝插轎簾。步步發香。亦是有脚春哉。

二日。在鹵簿中。郊牌憇枕流亭。亭在厚狹市。釀酒為業。天正中。豐太閤征九州。憇于此。文祿元年。征朝鮮。復憇主人七世祖某。獻酒。賜銘霞海劍及襦。亭揭十二勝。一曰麻河北流入海。二曰水碓。春秫製酒。三曰皇居石。在亭傍。百濟國妃逐太子琳聖。來踞此石。四曰鴨橋。長三十步。自春至秋。方舟代之。



備洪水也。五曰飛鷺。六曰寢太郎祠。古有一老  
叟苦思求灌。日偃卧於草莽。人不知其意。以為懶  
眠。呼稱寢太郎。後得其術。得良田居多。建祠祀之。  
七曰火峯。烽燧之地。八曰松岳。花山帝駐蹕之處。  
有寺曰蓮臺禪寺。亦是花山帝所創。十一曰四王  
山。在豐浦。十二曰千町原。即西行官道。亭頗閎麗。  
主人寬雅。作題注。求詩。午後先駕抵長府。自攝至  
豐。凡海關三。以上中下分之。此為下關。一稱赤馬  
關。又稱文字關。東鑑作門司。修為文字。由硯海之

名。九國漕運。無不由此。船舫櫛比。人屋稠密。誠大  
都會。就館飯。飯畢。携長柄。詣阿彌陀寺。正堂安安  
德帝像。香烟所薰。木像真黑。雙眼嵌珠。瑩瑩有光。  
細看之。綠衣紅裳。褻憤之間。才可辨色。左个圖。平  
氏一世之事。狩野元信所畫。有一喝食。延客向圖。  
舉杖指示。審演平所以亡。源所以興。余幼時。諳平  
洲先生赤馬關七言長篇。今日照喝食所指示。字  
字相應。句句吻合。竊歎先生之奇才。右个畫。諸大  
臣像。堂傍有一碑。表帝陵。後山列諸盛之墳。前則



柳浦諸勝來獻媚於廊廡。余游此寺凡二。屢展什寶刀劍器物。不能辨真贋。唯後土御門帝。後奈良帝。正親町帝詔書及鎌倉室町等文書。奇古可觀。其他平家物語一本。與印行本有異同。世謂長門本。又稱阿彌陀寺本。下山航海。海路一里。潮聲急駛。有一礁。曰與次兵衛湍。豐太閤征韓時。有怨家與次兵衛者。混在水手。刺走舸。故觸暗礁。舟壞。太閤怒。與次兵衛詈曰。猿奴。天命未殫。吁。余如猿奴。何。割肚自殺。又一島為巖龍島。佐佐木巖龍與宮

本無三四。試術之地。後人有詩曰。一劍鳴天下。豈言非不羣。兩雄無兩立。孤島有孤墳。航小倉。小笠原侯治所。

三日午時。少休。小倉錢屋萬五郎家。屋宇華潔。庭中假山。由井正雪所築。巖爾小丘。土木之勢亦無足觀。槁饋甚盛。雖美非吾適。匆匆辭去。抵黑崎。望海殊佳。申漏宿小屋湍。

四日發行一里。直方川。嘗聞長老之語曰。昔吾先君通公東觀之日。至此。雨餘水肥。使步士柴田某量



河之深淺柴田不辭沒入既而溺土人愍其死事  
為建小祠水旱疾病凡有禱必應賽以土粉團一  
士人造其祠謔曰粉團卑盍求弓矢自後祭以粉  
團則無應乃代以弓矢欲質諸河邊人終不果記  
以竢後識者四里而飯丘驛又三里得寒水嶺下  
輻緩步山逕崎嶇草木鬱葱絕頂飛泉甘而冽類  
而嗽神氣爽然峒嶺四合獨缺其西可望吾溫泉  
山天氣漉濛不得見晚宿山家長炳遊太宰府入  
夜未歸余昔一遊備嘗其險阻為之悵然夜半忽

有入戶者即長炳予心始夷曰夜暗迷路逐螢光  
僅得歸

五日絕熊白河一名疏後河為九州第一洪流水勢  
駛駿經府中宿羽犬丘地出石炭所以代薪質黑  
而脆臭氣不可言轉深飲食浴湯亦甚可厭試撮  
小許投之火焰焰發光此物出諸州九州謂之石  
炭伊賀謂之雲丹韻士芭蕉所賦是也近江謂之  
巖木或有全枝根其他長丹美相勢南紀北越諸  
山皆出



六日曉先駕發。烈風迅雨。提燈為壞。行黯黑中二里。至湍高天曙。憇一小店。長炳後至。襪襠破裂。滿身污塗。午時抵三池驛。有鳥黑質白斑。似烏而小。世名之筑後鴉。晚過高良山下。山祀宿稱武內。以雨故不往。尋詩以賽神。宿長湏熊本侯館。

七日迎船湍灣。皆掛吾邑徽號。五彩幔旒閃閃照波。熊本吏人設篝達晨。風候不順。午時陪乘公船。槳鼓節櫓。三里達邑。地名大港。洲嶼數十。上生矮松。大者廣袤數町。小者數十武。有聳然突起。有蜿蜒

長走有塊焉。有截焉。或如曳尾龜。或如戴山鼈。點點錯置。不可盡狀。皆寬政中。洪潮擘山之所致。仰望舞山。如斧削截。斷是洲嶼之父也。擘餘之處。不生草萊。望之如堊壁。捐船而陸。公騎入城。余輩假賜鞍馬衛士。因憶此土。是祖先墳墓之域。寬延中。移封於宇都宮時。余家留江戶邸。先考香融府君。起於卒伍。職至近習。目附。及余身。亦騎入城門。嗟乎亦榮矣。

扈駕餘賞卷下



柳澤信兆

巖永嘉績

佐久間華

校字

能見勝英

島原門人

白井嘉

渡部政弼

温山文卷中

跋

江都巖永氏。攜此編。來需序於佐藤觀夫。序文既成。稱揚備至。莫以尚焉。又使予跋之。儀卿之文。豈待予言者哉。雖然。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天涯地角。不啻也。唯是公事靡盬。師徒旅從。一往一來。無有虛歲矣。予素有山水癖。每聞都邑之盛。山水之勝。未嘗不勃然神飛也。然以身在黷職。踈濶世事。於東行之役。不得僥倖萬一。及齡已頽。筋力日衰。益決此生之無勝緣。徒曼領悵望耳。今閱此編。提日而係事。三旬餘日之



所歷城邑山川佳境勝跡載而不遺使予不舉趾而  
往不長目而覽焉且其又質而不野巧而不浮援引  
廣博闡幽斷妄有足以喚醒人者不獨予為歡幸也  
嗚呼儀卿之文既無待予言予則有待焉而慰曼領  
之癡想矣遂書其事於後天保十三年壬寅夏四月  
中村保識



